

Superintendent's Message

来自学校局总监的消息

与菲沙卫生局官员英格丽·泰勒博士之间的问答

我们收到了公众的大量问题，我们希望您听到菲沙卫生局的直接答复。

(学校局总监) 廷尼博士：我的孩子在学校安全吗？

(卫生官) 泰勒博士：就 COVID 病毒而言，学校是非常安全的环境。但我们需要牢记，当前没有什么环境是完全安全的，或者说可以保证不受 COVID 病毒的影响。COVID 病毒存在于我们的社区中，隐身于本省各地，在学习如何与它同生共存方面我们真的做得很不错。各学校，以及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已经为学生们实施了大量的保护措施来限制 COVID 病毒在学校环境下的传播，以及减少 COVID 病毒输入学校或令学校暴露在病毒下的机会。所有的这些预防性工作发挥着保护人们安全的作用。虽然没有哪一项可以 100%完美，但是把这些措施总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在学校营造出安全的环境。尤为重要的预防措施包括：如果您生病了出现任何新的呼吸道症状就呆在家里；勤洗手；在学校里和课室里尽量与他人保持合理的距离等。

廷尼博士：我的学校接到来自菲沙卫生局的[通知信](#)，哪是什么意思？

泰勒博士：[通知信](#)的目的是让大家都知道公共卫生部门注意到了学校范围出现的案例。我们发现人们会在网上或社区媒体上，或与朋友和家人分享其 COVID 检测结果，某人所认识的某人染上了病毒，并且可能到过学校，这样的传言扩散得非常快。我们发[通知信](#)的原因之一就是要让家长们都知道，我们了解情况，我们在跟进。那是所谓的早期[通知信](#)，因为我们很早就发出，在我们全面完成调查前就发出。我们向所有人发信，因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谁可能已经暴露于那位到过学校的患者。正如信中所说的那样，随着我们调查的深入，我们将让那些曾暴露于病毒之下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人知道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让人们知道公共卫生部门定期进行这些调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菲沙卫生局每天大约报告 60 宗案例，每宗都会进行跟进与调查。我们所做的每宗调查，可能有 10 至 20 位接触者需要隔离或监测情况。当然，这完全视乎具体情况而定，

但我想给大家一个数字方面的概念，即每宗案例通常有多少密切接触者，包括患者的家人、工作场所的可能接触者、亲近的朋友以及在社区里偶尔的接触暴露者。我提供一个非常大概的估计数字的原因是我们向全校范围的人发出通知信，那可能是几百人，有时更是多达几千人。如果我们最终发现该宗案例中需要采取行动的密切接触者的平均人数相对较少，那么概率是这样的：如果您收到信，那么您就不会被公共卫生进一步跟进，因为其中的概率是您不会是密切接触者。

廷尼博士：您是否认为学校局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保证学生的安全？

泰勒博士：我认为素里学校局以及菲沙卫生局辖下的所有学校局已经实施的措施是恰当的，在保证学生的安全方面做得很出色。我们见到的学校里的暴露人数反映了人口数量以及社区中出现的案例数量。因此，与整个菲沙卫生局辖下的其他学校局相比，素里学校局是菲沙卫生局辖下规模最大的学校局，总体人口数量最多，孩子数量最多以及实体学校数量最多。所以，相比其他学校局，他们的学校、孩子和总体人口都少些，素里学校局发出更多的通知信，我认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廷尼博士：为什么老师得到豁免，无需强制使用 PPE（个人保护装置）？

泰勒博士：BC 省给学校的指南概括了学校什么时候要求使用个人保护装置。在高层次上我们建议在某些情况下戴口罩，比如无法保持一至两米距离的时候，以及在某些区域，如走廊上或学生转课室时发生人员集中的时候。在能够有效保持两米身体距离时我们不要求佩戴 PPE 口罩。总体而言，在学校或课堂环境下如果能遵从指南或条件得到满足时，就不需要强制戴口罩。话虽如此，任何人在校时随时都有权选择戴口罩。因此，虽然戴口罩并非强制性的，关于戴口罩的指南是很宽容的，想要戴口罩的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戴。

廷尼博士：与医疗卫生环境相比，为什么学校环境下的个人保护装置指南不一样？

泰勒博士：原因是在学校环境下，职员并不向学生提供直接护理或保健服务。与医疗卫生环境相比，学校所从事的工作能维持身体距离的机率更高。另外孩子在学校暴露于病毒的风险低得多，因为我们已经对有症状的人进行筛查，不让他们进入学校，但在医疗卫生环境下，情况是相反的。那些有症状的人和更可能会传播 COVID 病毒的人特意前来寻求治疗。

廷尼博士：如果一位学生必须自我隔离，为什么他/她的兄弟姐妹无需隔离？

泰勒博士：我认为，我们要求哪些人自我隔离，做好界定真的非常重要。自我隔离中的人可能与 COVID 患者有过接触，曾经暴露过，我们担心这些人可能携带病毒，但他们没有确诊为 COVID 患者，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症状。让大家知道公共卫生部门对被要求自我隔离的人定期跟进，这点也很重要。我们对他们进行检查，看他们是否有出现症状，看他们感觉如何，让他们知道在自我隔离期间采取什么措施才有效等。那些被要求自我隔离的人实际上与家里其他人保持着显著的距离。自我隔离的人事实上不能在家里从事其日常事务，需要与我们的护士一起制定好计划，确保与家里其他人有效地隔离开来。所有这些原因，加上他们是无症状的，他们没有确诊染上病毒，他们在公共卫生部门的指引下有效地居家隔离并定期跟踪，我们觉得有把握让他的家人进行日常事务，包括工作、上学或其他活动。

廷尼博士：所以，假设家中有人比如说一个孩子被确诊阳性，那么其他兄弟姐妹将被要求自我隔离，是否这样？

泰勒博士：是的，就是这样。如果家中有人确诊阳性，那么全家都将要求自我隔离。

廷尼博士：为什么我们不在学生进入学校前测量他们的体温？

泰勒博士：对于呼吸道疾病比如流感、COVID、非典等，没有多少证据证明量体温是好的排查手段。这项手段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呼吸道病爆发和全球性疫情中经过了非常广泛的检验。没有多少证据证明它在排查呼吸道疾病包括 COVID 中是有效的手段。有两点非常重要：有人可能病了，但通过吃泰诺或类似的药物就能简单地骗过体温检测；体温检测需要精确校准的测温仪，并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操作才行，这大大限制了量体温的有效性。人得病期间体温是起伏的，因此，测量那刻其体温可能正处于病中正常体温期。所以说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它不是呼吸道疾病的有效排查工具。

廷尼博士：当菲沙卫生局追踪接触者时，你们是否会联系小孩子看看他们曾与哪些人接触过？这样得到的信息可靠吗？

泰勒博士：在学校的环境下追踪接触者，我们常常会进行多起访谈。我们会与该孩子谈话，当然通常也会与其家长谈话，这取决于孩子的年龄。比如中学生会清楚知道自己的课程安排，知道与谁在一起过，谁坐在旁边，和谁一起吃过午饭等。对于小学生，家长就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能帮我们与孩子进行谈话，找出与谁同桌，与谁一起吃午饭，与谁一起玩，以及课堂上的一些安排情况。我们碰见过一些情形，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从学生或其家长那得到全部所需的信息。那时，我们将与学校或学校局进行跟进，与老师或校长访谈，获取有关课堂的更多详情。有时我们可能会问及学生的课程安排，确保我们掌握他们在学校到过的地方。我们发现，当我们额外跟进时，我们常常会从学生、家长和学校处取得非常确证的信息，大大增加我们访谈的信心。

廷尼博士：实际上追踪接触者是比较困难的任务，可能出现记忆偏好和误差。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泰勒博士：我们追踪接触者的过程和对案例和接触人员的调查会在几天内进行，并且会不断改进。我们从患者开始访谈。我们与学校谈话，与家长谈话，也可能与患者家里的其他人谈话。我们从访谈中得到大量的信息，大多数时候这些信息是可以确证的。如果有不确信的地方，我们认为有需要继续访谈其他人以找出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进行下一步行动。同时我们再次评估信息的相似度，判断相关人员是否可以证实我们所获得的信息。调查过程是反复迭代的，当我们访谈了更多的人员后，我们有时会需要找回之前已经访谈过的人，让他们告诉我们有没有可能他们忘记了某些事，或他们是否记得其他接触者提到过的情形。我所说的迭代过程是指我们特意去证实那些信息。同时我们还以同心圆的方式进行工作。我们从原发病例着手，在我们的访谈中向外扩展，直到我们觉得得到的信息已经足够囊括该患者的所有接触者为止。有时的确需要与某课堂的老师或该校的校长谈话。有时的确需要与学校局或该学校共同协作，跟进涉案课堂的学生情况，群组或学校课程安排等，但并非每个案例都需要这样，这取决于患者及其家人和其他密切接触者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

廷尼博士：当一位学生确诊后，菲沙卫生局为什么不询问与该学生在一起的成人来准确追踪接触者？

泰勒博士：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努力追踪接触者的基础是我们明白在课堂上和在学校环境下都采取了符合省政府指引的某些预防措施。我们的理解是一些基本的预防措施已经到位，我

们将与一些人谈话以确认那些预防措施已经就位。如果我们担心措施不力，我们就可能扩大调查。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课堂里的预防措施还是很恰当的，这非常好，预防措施都有板有眼，执行得力。预防措施到位了，我们就不需要访谈很多人才能完成我们的调查，能较快找到谁可能在无保护措施下与 COVID 患者有过时间较长、令人担忧的密切接触。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继续采取这些预防措施。那是预防性的手段，有效且有针对。当暴露发生后我们需要追踪接触者时，就会认识到这点很重要了。通常它发生在几天前，在需要进行检测的那天与得到检测结果那天之间的某个时间。因此您最好的保护不是去担心几天前可能在课堂里发生的暴露，而是要非常谨慎地采取已有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不要在今天、明天或后天暴露于病毒下。

廷尼博士：为什么在学校出现确诊只是当成暴露，而在医疗卫生系统就已经是爆发？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泰勒博士：我想这指的是我们长期护理院所采取的方法吧，那里出现一宗案例就叫做爆发，报导也是这样说的，一旦出现一宗 COVID 暴露，护理院全体人员都要采取飞沫传染预防措施和隔离措施。采用不同方法的原因是面临风险的人口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我们都知道，长期护理院的长者们很可能存在合并症，他们面临 COVID 病毒的负面冲击风险高很多，而学校的人口基本上是健康良好的孩子，众所周知他们感染 COVID 病毒的机会更低，染病后果没那么严重。所以，因应不同人口面临的不同风险，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预防措施，不同程度的控制手段。

廷尼博士：所以不同的响应反映的是不同级别的风险？

泰勒博士：正是如此。我们称之为爆发的时候，就意味着非常显著的公共卫生响应，会明显限制个人从事日常活动的的能力。我们不会轻率从事的。在不知道能否带来重大的公共卫生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不会限制个人自由，不会要求他们隔离或检疫封锁。因为长期护理院的人口不同寻常地易受感染冲击，那种环境下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亡案例，如果还算不上占死亡人数的大多数的话。立刻宣布爆发并马上实施严格的措施真的非常重要。这不是我们在学校所面临的局面，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染，极少数的发病，与之对抗的无疑是基本上非常健康的人群，他们在学校的环境下得病和出现负面结果的风险极其显著地低。

廷尼博士：你们实际上是如何确定暴露日期的？是不是指有人上学时开始出现症状那天，还是你们会考虑那人已经具有传染性的那些日子？

泰勒博士：所有省份，所有卫生局追踪接触者的程序已经标准化，即回溯至出现症状的那些日子。部分原因是，一个人可能知道自己周五时开始感觉真的病了，但可能没有认识到在昨天或前天就有点打喷嚏了。我们对患者进行详细访谈，了解他们什么时候首次出现了 COVID 相容性症状，然后我们回溯两天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情况。对这些患者，我们把症状出现那天减去两天作为可能暴露的日子。那两天无症状或症状前可能发生传染导致全面症状发作的情况是不常见的，对此我们的信息比较少。研究起来也更难，但我们知道，它的风险比直接接触咳嗽和喷嚏中的传染性颗粒相差甚远。

廷尼博士：如果我们家中有人免疫低下或为长者，学校暴露后，我是否应该让孩子留在家中？

泰勒博士：简短的回答为否。把孩子留在家中，远离学校环境以防止可能传染给家中的老人或免疫低下的家人，这不会带来更多的益处。要认识到当我们根据需要发出通知信时，指的是发生在几天前的暴露，这点很重要。您需要继续做的最重要的事是监测着自己的体征和症状，回家时，离家时和在校上学整天都非常认真地洗手。这才是您能够给所爱的家人提供的最好的保护。主动把孩子留在家中，比如接下来的那几天不上学，并不会改变五天前发生的暴露带来的潜在结果。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菲沙卫生局辖下的学校有任何显著的传染。通知信不代表该校有传染，或者作为收信的您本人有过专门的暴露或处于 COVID 病毒的风险中。通知信仅仅是表明该校有一宗案例在调查中。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通知信是发给几百人，有些情况下是几千人，而暴露很可能仅局限于 10 个或 15 个或 20 个人，他们中一些人甚至都不会到学校来。所以我们是通知您公共卫生部门正在您的学校所在社区进行跟进，调查在进行中。信的目的不是要让您更加担心是否已经暴露过，也肯定不应该导致您把孩子留在家中不上学。就 COVID 病毒而言，学校对孩子是非常安全的环境。

廷尼博士：有些案例中暴露发生在好几天前。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暴露的事？

泰勒博士：COVID 案例的时间轴是这样的：有人开始感觉不舒服，他们开始担心 COVID 病毒，然后他们去做检测。样本送到化验室，化验需要 24 至 48 小时完成，化验结果发送给患者和公共卫生部门。公共卫生部门每天收到介乎 50 至 100 宗阳性案例的通知。我们把它们分配给案例接触者

管理小组。该小组开始给患者打电话，确定在过去几天以来患者可能到过哪里。一旦联系上患者，我们获取他们的信息，搞清楚他们是否到过学校或与任何学校有联系。如果我们发现答案是有，我们就与学校局联系，学校局会让我们联系上校长，然后就启动早期通知程序。此时很可能离患者检测前最后一次有症状出现在学校，收到检测结果及被公共卫生部门取得联系已经过去两至四天了。真实发生的情况是，有时有人收到化验室发来的阳性结果后马上通知自己的朋友、家人或学校所在社区的人，告知他们的化验结果呈阳性。如果这事发生，学校所在社区的人通常会联系公共卫生部门。我们会确认那个结果，并对患者进行跟进，同时再次与学校局和校长跟进，启动程序准备发出早期通知信。

当前我们检测的 COVID 阳性率低于 2%，这表明我们社区里的人们出现的那些症状非常、非常、非常之少数真的是因为 COVID 病毒导致的。我们仅检测有症状的人。我们每天检测大约 10,000 宗，约 2% 的结果呈阳性。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无法在有人开始出现症状的当天就通知学校社区。第一，相对于 COVID 本身而言，那些症状更像是其他病征而不是 COVID。第二，必须经过化验室检测后我们才能确认这些症状是否真的为 COVID，然后才开启案例和接触者管理与通知程序。

廷尼博士：您能否澄清一下，如果您们发出暴露通知信，暴露那天是出现症状的两天前，还是出现症状的当天？

泰勒博士：可能两者皆是。我们真的需要认识到，比如，我们不会把周末算进来，因为周末不会是学校会暴露的日子，同时患者何时开始自我隔离或进行检测的时间也不同。有些人可能没有认识到症状的重要性，没有很快去检测，还有些人可能在家中已经出现症状好几天了才去检测。学校暴露的日子是我们报告和通知大家的那个日子。但具体到个案，可能是范围很广的日子和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情形都有所不同。

廷尼博士：我有点困惑，我应当监测孩子的哪些症状？好像有两份不同的症状清单。我应该留意哪些症状？

泰勒博士：问得好。目前有两份症状清单。一份是 COVID 爆发早期根据病毒感染社区里的成年人时取得的最佳信息而制定的。最近的这份每日健康检查清单是专门为学校和学生制定的，列出的症状比较少些，让大家能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更多的考虑和量度。对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来说，最重要的考虑是您的症状是否新出现的，是否与感冒或流感的指示性症状类似。我们不想阻止有

慢性病状况的人来学校上学或上班。我们知道 COVID 呈现出与感冒或流感相像的症状，如咳嗽、打喷嚏和发烧等。还有很多个人的症状与 COVID 很相像，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任何群体水平清单都尝试尽量涵盖更多的内容。因此，了解您自己，了解您的孩子，了解您的身体及根据担心的程度来使用检查清单，决定是否需要进行 COVID 病毒检测，这点很重要。

关于学校里的 COVID-19 疫情细节，请访问 www.FraserHealth.ca/COVID-19。

泰勒博士：我想提醒教职员工、家长和学生，我们菲沙卫生局网站有大量关于 COVID 的信息。可以的话，请访问 Fraserhealth.ca/COVID-19 获取更多详情，您会找到更多的“常见问答”，还有许多视频回答与学校有关的 COVID 疫情的常见问题。另外，BC 省疾病控制中心的网站有大量关于全省各学校所实施的保护措施和预防措施方面的信息。请访问 bccdc.ca 获取相关信息。

我们想感谢我们的工作伙伴菲沙卫生局。我们已经会面许多、许多次了，我们共同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知道每个案例都是不同的，但我们感激有这样的伙伴关系，以及那种复杂性。因此，我们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保障我们的公共卫生和社区安全所做的一切努力。我肯定我们需要携手共同工作的日子远远还没有结束。